

慈母淚

MOTHERS CRY

Helen Grace Carlisle

傅東華譯



龍門聯合書局發行

慈
母
淚

美國 H. G. 嘉理色原著
傅東華翻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再版

慈母淚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

傅東華

出版者

嚴幼芝
茂名北路一〇〇弄
電話三〇二七七號

者

龍門聯合書局
河南中路二一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號

處

南京・北平・重慶・漢口・廣州・
長沙・杭州・各分局

定價國幣玖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譯序

這本書篇幅不多，可是風格很別致。所有的對話都不用引號，且只有全句的劃分，一句之中並不用點號，分號，冒號等等，倒跟我們從前沒有標點的刊本有點相像。文字淺近得很，有些讀者竟說它是中學生寫的。但是明眼的書評家卻說它是照思想直寫出來，真可謂一語破的。

惟其照思想直寫出來，所以對真正的人生非常忠實，全部情節的進展非常自然。因為大部分的小說所以跟真正的人生不很相像，就因作者不免使自己的思想去遷就已硬化成定型的風格的緣故。這種毛病，就是本書的作者所要竭力避免而且做得很成功的。

1
上，那所得的壞結果也是一樣。從前林琴南用桐城古文及有些人用章回濫調翻

譯西洋名著，以致原書的情節和人物都全然改觀，便是前車之鑑了。

本書的譯者着手翻譯本書時，就對上述的情形特別加意。凡是原書的行文款式乃至它那種輕鬆自在的筆調，都在譯文中竭力保存它，但爲便讀起見，仍在長句之中參用一些點號。

講到這個故事所包含的意義，那就要牽涉到整個的教育問題乃至於人性問題，恕我這裏不加評論，請讀者們自己去見仁見智罷。

譯者識 一九四八年三月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有的好孩兒都歸天去訖

他們絕命的時光

爲娘的痛哭了幾場——

一二三四五六七

~~~~~  
原書弁首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  
昊天罔極！

譯者節自蓼莪

媽本來要我學打字，可是這樁事像是很難，就是那副機器已經叫我有點害怕了。它打起來時是鬧得很的。所以我問媽，可否讓我不要學打字，就到郎得利店裏去工作。當時他們店裏正需要女出納員，所以馬上把我用下了。媽覺得失望，因為她以為打字比當女出納員高等些，可是我沒有辦法，總覺得那打字機非常複雜，那種聲音就把我嚇壞了。我知道我的指頭兒是一輩子也幹不好的。

我在郎得利舖子裏工作的頭一天，就回來跟媽講到威廉先生。他是在絲綢部的櫃子上工作的，跟我工作的地方在一邊兒。絲綢部裏用的都是男人，其他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女孩子，這我覺得有點兒好頑。絲綢部裏的男人有有些個是老頭兒了，可是威廉先生並沒有怎麼老。我猜他是三十五歲罷，我呢，十八歲了。他告訴我說他的父親從前也在郎得利舖子裏做過夥計，並且曾替郎得利先生在倫敦工作過一時，只是倫敦人都叫他們布販子，我聽見這個名詞又覺得好笑。

這纔我把威廉先生告訴我的話告訴了媽。他並不直把賬條子向我一塞，叫我趕快做，只問我喜歡不喜歡這樁工作，我說我喜歡的，只是我怕我要鬧錯兒。這纔媽問我他的人格品



可好？留鬍子沒有，我說留的，媽覺得歡喜，說你現在該得討好討好他，給他種種的便利。第二天我動身去工作的時候，她放兩個橘子在我的飯盒子裏，說我必須送一個給威廉先生。可是那天他差不多整天沒有對我說過話，我把那個橘子仍舊帶回家，媽說也不要緊的。

但是第二天威廉先生站在我的寫字檯旁邊，重新跟我談起天來了。他說你戴的這條領頭兒真好看。原來我們在郎得利舖子裏，大家都得穿黑衣服戴白領頭的。我就說啦，是麼，這花邊兒是我自己織的，繚纏兒也是我自己縫的。他說這種活兒做得可愛呢。我覺得怪不好意思，臉上燒得通紅滾燙了。恰巧當時有個顧客來，他就走了開去。可是一等顧客走清了之後，他又重新回來跟我來談天。他說近來西班牙人對於我們在古巴的兵士幹了多麼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們也已幹了幾樁事，把顏色給他們看了。又問我有沒有聽見過最近美國一隻最最流行的歌曲。我說沒有聽見過。他就低低的唱了起來，低到只有我一個人聽見。唱道，揚啓的杜威\*呀，把他的船兒駛進了馬尼刺灣呀，看見西班牙人跟他們的筏兒呀，一齊都把它們炸完呀。他又說他本來是要去投軍的，只是現在戰爭真正已經完結了。

\*揚啓 (Yankee) 是外國人稱呼美國人的名字。杜威 (George Dewey) 一八九八年馬尼刺戰役的美國海軍提督。

等到他走開，我的同事凡妮朋孫就笑了起來，把威廉先生叫做我的情郎。我說我年紀還輕，還不能有情郎的，不過我很歡喜威廉先生罷了。又說威廉先生確是我的意中人，因為他非常標致，非常和氣，而且穿着那一身的黑褂子和條子褲，我也覺得非常漂亮的。凡妮又大笑了一陣，說我浪漫，我說我並不浪漫，只是我覺得有個把意中人也是好的。

第二天媽放了幾塊自做的蛋糕在我的飯盒子裏，說我可以送一塊給威廉先生。所以我等到地下室裏女職員們的飯桌上打開飯盒子的時候，我就取出一塊蛋糕，走到威廉先生坐的桌子上，問他要不要嘗一嘗，因為這是我母親自己做的。他說好，這纔我急忙跑回自己桌子上來，因為突然之間，我覺得自己太大胆，竟有點兒驚嚇了。

現在我回想起來，自己覺得很詫異，為什麼當時爲着那麼一點小事兒，就會得那麼驚嚇，後來但尼去上電椅的時候，倒是一點兒不覺驚嚇了。當時我是什麼事都不懂的。現在我也還不曉得到底懂不懂什麼。我懂得的事情並不加多。雖然已足足過了這三十年了。那一回子是我不過從飯盒子裏給弗蘭克一塊糕兒，現在是但尼死在電椅子上了。

此後威廉先生就開始把小糖雞心兒同着眼條子一起交給我。我想他做這事兒一定覺得很有趣，可是我覺得這是不大對的，因為那些糖菓兒上都印着字兒，如同「小小的愛人兒」以及「我真正的愛你」之類。可是我把那糖菓輕輕兒的噉了噉，上面的字兒噉掉了，重新放在我的寫字檯上，使他看見上面已經沒有字兒，因而知道我覺得他太大膽。

有一天我們快要離開舖子的時候，威廉先生走到我這邊來，問他可否送我到電梯，我說可以的，他就送我出來，並且問我說，他可不可以到我家裏去看我。我說我得問媽的。回來我當真問了，媽說當然可以的，又說我也許未必笨到只當一個女出納，因為女孩子家在店舖裏的機會有時是比在機關裏多些的。

我告訴威廉先生，禮拜三的晚上他可以到我家裏吃晚飯。我又把這事告訴凡妮朋孫，可是我當即懊悔了，因為那天一整天她不住的拿我取笑，並且吃吃的笑個不停。

禮拜三的晚上，我離開舖子略為早一點，媽說我該把那件鴿蛋藍的衣服穿起來。這件衣服的袖子大得很，頸梗周圍有小玫瑰花鑲着的。這是我的宴會的衣服，只是我難得去參加宴會，因為我沒有認識幾多人。

媽做了一頓可愛的晚飯，餃子皮兒都是我做的，因為媽說我做餃子皮兒比她做得好，而且等會兒告訴威廉先生說我親手做點心，那也是好的。耶米搖了冰淇淋。可是晚飯讓他先吃了，因為他還不過十三歲，要是跟客人同桌吃飯，誰也不曉得他會說出什麼尷尬的話來。我等威廉先生快到的時候，纔把前劉海髮好，使他看見覺得新鮮些，我又請求爸爸不要脫掉他的外褂兒。

威廉先生來了，並且帶了些花兒來——是他從舖子裏買來的——放在桌子當中顯得很可愛，使它增光不少了。那頓飯也是可愛的，威廉先生樣樣都喜歡，只除外一味生菜。媽

心裏有點不安，可是後來我到廚房裏去幫她拿餃子和冰淇淋的時候，我就告訴她說，威廉先生樣樣都吃得很多，只差一味不喜歡，實在是不緊要的。這纔媽把餃子皮兒是我做的一點告訴他，威廉先生就說他吃驚得很——其實他只是說他詫異，不過他的談吐一逕都是這麼漂亮的——因為這種年頭的女孩子們對於家務事情都已一點兒不感興趣，不過那些跑跑寫字間的女孩子們們倘使人人都以為自己可以不管烹調的藝術，那末將來的家庭真不曉得要變成怎麼一個樣子呢，這實在是一種恥辱。現在呢，他居然看見一個女孩子，竟還記得寫字間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所以他高興極了。又說女人家的天地到底還是家庭，所以她應該將她自己和她的天地弄得儘可能的好的。我覺得他這番話說得同一本書一般，媽也不住的點頭稱是，因而我知道她心裏也高興了。爸爸卻談的不多，我猜他是因穿着外褂兒覺得不舒服的緣故罷。有一次他說，我猜他們想要把這個人舉出來做羅斯福的省長了，威廉先生說，是的，看樣子有點相像，媽就說，得啦得啦，請你們做做好事，不要談到政治上去罷。她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又說我也跟她一樣，請問威廉先生意見如何，又說她前幾天看見報上說，西邊有些地方竟讓女人選舉了，講到她自己呢，她是要做針線呀，烤餅兒呀，燒飯菜呀，已經夠她忙的了，謝謝你能。

這纔媽告訴威廉先生，飯菜的事情是我一逕都幫她忙的，可是今天晚上當然無須我，所以媽在那裏收拾桌子的時候，我們就走到客廳裏去了——威廉先生跟我兩個人。媽對我

說，你給威廉先生彈一只琴，我相信他一定會喜歡聽的。威廉先生說，是的，他非常的喜歡，我就覺得臉上發燒了，可是他說，不要這樣怕羞，因為他對鋼琴完全是外行，即使我彈錯了他也不會知道的，可是他仍舊喜歡音樂。這纔媽走開了，我彈了一只「處女的祈禱」。威廉先生坐在那裏一些都不動，直等我彈完，這纔問我還知道別的什麼沒有。我說的，就又彈起「心和花」來，他站了起身，替我翻琴譜。他跟我站得很近，幾乎身子碰着身子了。我們從來沒有站得這麼貼近過。等我彈到半中間，他的手一碰，把鋼琴上的綠絨披子碰下了，問我那是誰做的，我說是我做的，他說美麗得很，我說是啊，我喜歡那上面的玫瑰花。又將周圍那些小絲球兒指給他看，說都是我自己縫上去的，他說我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女孩子。這纔我們將披子重新安好，我又把愷弟姨媽的紅色絲絨相筐子壓在上面，免得它再掉下來，可是它在鋼琴上面發出一種滑稽的振動聲，以致我得重新停下來，將它拿掉。可是我到底將那只琴彈完了，威廉先生問我還有一只沒有，我說有的。我所以把這一只留到最後，因為這是最最難的一只，聽起來也奇妙非凡，因為它是有很多很多和音的。它的名字叫做「詩人與農民」，我從頭彈到腳只不過錯了兩處，我從來沒有彈得這麼好過，因為我是非常想討威廉先生歡喜的。我確實知道他是我的意中人，因為他是那麼標致，那麼和氣，說話又是那麼漂亮的。現在他跟我站得這麼近，我是快樂得很了。我所能彈的幾只琴都已彈完，剩下來的只是一些容易的調子，但我已經彈過「詩人與農民」，就

不願再彈「晚星」之類了。因而我從鋼琴的杌子上站了起來，走到沙發上去坐，威廉先生也走過來坐在我旁邊，我又重新滿臉都發熱，可是他非常溫柔的笑起來了。這纔他問起一些關於我自身的問題，我告訴他說我們一逕住在這段街坊上，倒也覺得不壞，只是轉角地方三條街上有座升穀機吵鬧非凡，媽一逕都在埋怨，不過這裏到中央公園只有一點兒路，因而我是喜歡的。於是威廉先生問我禮拜天願不願意跟他同到中央公園去逛去，我們可以到那裏去搖船的，我說只要媽答應我去，那是很好的事情。這纔我們又談了一些旁的話，我告訴他說我十六歲就從公立學校畢業了，我在學校裏雖然從來沒有留過級，可是我並不是很聰明，而且我一逕都很安靜，旁的孩子都要調排我，我實在沒有辦法，很容易受驚嚇的。威廉先生說我需要一個強壯的人保護我，我說是的，心裏暗想能得威廉先生這樣一個人護保我就好了，因為他比我老成得多，而且他在絲綢部裏有了那麼許多經驗了，而且他的個兒又是那麼大。這纔我告訴他，我畢業之後就一逕登在家裏，只幫媽做做家裏的事情，所以我對縫紉和家常活兒都很懂得，因為媽非常仔細，什麼事兒都喜歡做得道道地地的。我又告訴他，媽怕我一逕登在家裏永遠不會碰到人，我們曾經商量過，她想我能到寫字間裏去做做事總好得多，所以我進郎得利舖子就是爲此。

突然的威廉先生拿住了我的手兒，他說密司奈脫，你這小手兒多麼好啊。這纔我又覺得臉上通紅火熱了。而且這麼可愛的頭髮，不是真正的棕色，也不是真正的淡金，濃淡上

恰到好處，而且還有這麼漂亮的眼睛。我是喜歡藍眼睛的。我聽他說這種話，覺得可怕得很，便告訴他說我覺得他不應該。他說爲什麼不應該呢，因爲他是向來相信面對花兒致頌詞的。我說我不懂他的意思，他笑起來給我解釋，他的意思是對人家說好話應該在他生前不應該等他死後，這纔我也笑起來了，可是我不喜歡他提到死的事，因爲我當時正覺得非常快樂。

威廉先生拿住我的手不放，我的手有點潮濕了，我感覺到不舒服，不曉得怎樣抽出我的手來纔好。這纔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襯衫胸口上，他說，我可不可以叫你馬利，我說好的，可以叫的。這纔他說，你也必須叫我弗蘭克。可是我說，哦，這是不可以的，因爲他比我年紀大得多，身份也高得多。他笑起來，說你試試看罷。我就嘗試叫他弗蘭克，可是我一遲都要忘記，許多回數仍叫他威廉先生。這纔時候快要十點了，媽走進客廳裏來，威廉先生說他該走了。他對大家都道了晚安，我送他到門口，他又向我道晚安，說他今天過了一個優美的晚上，又跟我握過手兒。

那天晚上我簡直睡不着覺。威廉先生是我的第一個情郎，因爲街坊上的那些男孩子們都非常粗魯，只會得調排我的。我心裏激動非凡，想起明天在舖子裏要跟他整天見面，事情似乎浪漫得很的。我可以想像出他將一些絨子賣給一個優秀的女子，我在旁邊看着他，心裏暗暗的想道，哦，太太，昨天晚上他曾叫我馬利呢，我覺得這情形了不得得很，竟像

過着一種兩重生活了。

第二天我到舖子裏，將這事告訴了凡妮朋孫，誰知她吃吃的笑個不歇，我覺得這事全部被她糟蹋了。我想這樁事非常隆重，她怎麼可以拿這副態度來對付呢。後來威廉先生拿了眼條領着一位顧客到我寫字檯上來，我照常將他的找頭交給他，彷彿我們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事情似的，可是威廉先生朝我看了看，我也朝他看了看，當即我們心心相印了。誰知凡妮朋孫在寫字檯底下拿腳將我碰了碰，我熬不住要笑出來，於是事情又給糟蹋了。當時的情形非常激動，我心裏覺得一樁非常重要的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還要繼續不住的發生。我整天都非常高興，非常快樂，覺得自己是全世界上頂頂幸運的一個女孩兒，我可無論如何不配這樣幸運的。所以那天晚上我回家來的時候，我想我應該做點事情來表示我的感激，這纔我決計把我裙子上的襠襖縫邊換掉了，因為那舊縫邊已經在街上拖得稀髒，我一逕懶得去換的，現在呢，我一心只想自己已是威廉先生的朋友，裙子上面必須裝上一條新縫邊，並且告訴自己說，從今以後我若走過髒髒的地方，一定要把裙子提得高些了。

## 二

威廉先生照他的約諾，禮拜天的下午果然來了，我們就到中央公園去。那時天氣已經



真熱了，我不大高興去看動物，可是威廉先生買給我一冊書，裏面包含一切動物的圖畫，他在封面上寫着「給馬利，願我們長久做朋友，並願這書一送給她快樂的紀念。」雖然是鉛筆寫的，卻寫得非常工緻，竟同墨水寫的一般。直至但尼坐電椅死了之後，我因不得不搬家而在那裏清理廊子的時候，我發見了這冊全是動物圖畫的書還在那裏呢。

我們到湖上去搖船，可是我有點兒覺得害怕，後來我們搖到湖邊的一個所在，發見一隻鴨兒坐在個窠兒上，威廉先生問我將來想不要一個窠兒，於是我又覺得滿臉通紅火熱了。我們搖了一回船，這纔威廉先生讓船兒自己淌去，他說，啊，馬利，你今天是多麼可愛啊。我本想告訴他我覺得他實在了不起，可是我不知道這話該怎麼說法。

我想起時間太晚，怕要來不及回家吃晚飯，可是威廉先生說不，我們必須在公園裏散一會步纔回家。這纔我們很慢很慢的散起步來，他把我的手兒疊在他手上，並且輕輕拍着我的沒有給手套罩着的手指兒，他的臂膀給我靠着覺得很強壯，突然間我非常大膽起來，竟敢告訴他說我覺得他的臂膀非常的強壯。這話說了我自己覺得高興，因為他聽了十分稱心，就說他很喜歡我，因為我是非常膽小非常怕羞的，我因而想他是個多麼上流的人物，因為我們街坊上那班男孩子們向來都把我叫做受驚的貓兒的。現在我要跟威廉先生一同回家，我巴不得那些孩子們有幾個站在我家門口平臺的附近，好讓他們看看我是跟他在一起，因為他是這麼了不起而且這麼漂亮的。